

海豹

海 豹

[英]克雷格·托马斯 著

杨宁育 徐南峰 译

陈燕艳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13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065-0481-2/I·66

定 价:3.30元

译 者 的 话

克雷格·托马斯是英国著名的惊险小说家之一。70年代以来，他曾发表过多部小说作品，较为畅销的有《鼠陷》、《火狐》、《狼毒》、《雪鹰》等。其中《火狐》已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发行，受到读者的欢迎。

托马斯的作品多以军事、情报、间谍战为题材，富于科幻色彩，并惯以动物的名称作为书名，代之为书中的某种武器装备。他的作品集军事、间谍、科幻为一体，在现时此类文学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托马斯的小说文字流畅，通俗易懂，知识性强，虽具有科幻色彩，但不失其真实感。他的写作手法讲究人物、环境的细微刻画，以及情节的曲折变化，结局往往出人意料，使读者会有一种满意、回味无穷的感觉。

《海豹》是托马斯的新作之一，於1981年在英国出版发行，次年再版发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之一。该书以英、美与苏联间谍战为背景，描写了英国皇家海军核潜艇“海神”号，携带由英国发明和制造的最先进的“海豹”反声纳装置，前往北海对苏联新设置的水下防御系统进行侦测活动。与此同时，苏联派出间谍人员和海军舰只对“海豹”的设计者——奎因，进行搜捕，并设下陷阱准备猎获“海神”号潜艇及艇上的“海豹”反声纳装置。英、美情报机构人员则千方百计保护奎因，并使其海底侦测计划得以实施。一

场搜捕和反搜捕、围猎与反围猎的间谍大战在英国境内和海洋深处展开了……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肯定有不少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7年於北京

目 录

第一部 棋盘上的对垒

- 第 一 章 施计诱骗····· (3)
- 第 二 章 查探虚实····· (33)
- 第 三 章 不速之客····· (66)
- 第 四 章 危在旦夕····· (94)
- 第 五 章 海底受创····· (119)

第二部 搜索“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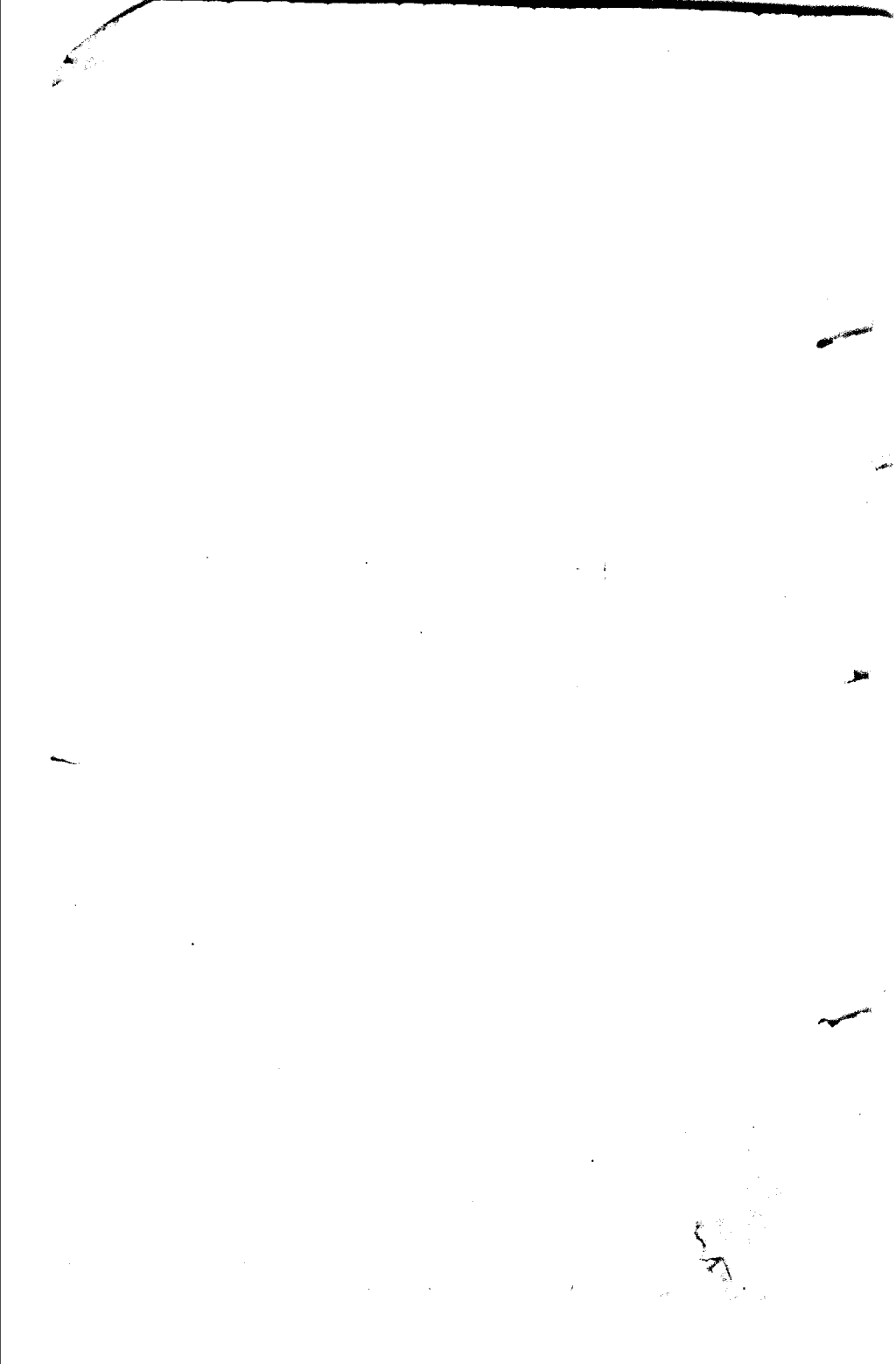
- 第 六 章 隐身海底····· (145)
- 第 七 章 “海豹”失灵····· (169)
- 第 八 章 束手就擒····· (203)
- 第 九 章 海上“救援”····· (246)

第三部 装修行动

- 第 十 章 定计营救····· (285)
- 第 十 一 章 兵分两路····· (314)
- 第 十 二 章 冒死潜入····· (345)
- 第 十 三 章 “海豹”之谜····· (389)
- 第 十 四 章 胜利潜逃····· (420)

第一部

棋盘上的对垒



第一章 施计诱骗

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办公室里，塔马斯·皮特鲁宁站在窗旁，隔着大使馆院落的草坪向肯辛顿皇宫公园眺望着。笔直排列的行行法国梧桐树将他与这座西方城市分隔开来。他心中思绪万千，对这座世人向往的城市，那鄙视和渴望的心情混杂在一起。一阵猛烈的早春之风追逐着去年秋天的残落树叶，刮过马路，穿过铁铸的大门进入大使馆院落的行车道，最后象烧焦的秘密文件和纸张一样散落在砾石上和草地上。天空昏暗得难以令人置信，整个城市就象是以下雨一样。当他懊恼地听着值班室送来的盒式磁带上的录音谈话时，又不由得想到伦敦在每年这个时候都特别使他烦躁不安。天上没有下雪，但却风雨交加——当一位老翁走过大门时，他手中那把伞突然受到风力的挤压，向他滚落翻天——风雨交加，但很少有雪，只是在夜空的大气中时而出现一些细雨，然而又象被破坏的诺言一样在水沟中迅速地化为泥水。而在莫斯科，那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几英寸的积雪，每个人都穿裘戴皮，外形围胖，活象各类动物一样。

那个苏格兰人录制的声音激怒了他，而且几乎总是这样。他那浓重的鼻音使他感到厌恶，而那使人难以理解的话意又使他感到愤怒。

“两天来我们一直试图与你取得联系。”那个带着命令

口气的俄语声音这样说道。这是鲁宾的声音，他是使馆的海军武官，直接受皮特鲁宁和使馆内克格勃的领导。“你完全知道在伦敦以外地区我们的人行动是多么困难。你为什么不按时与我们联系？现在你又说那艘潜艇已经启航了。”

又是一声浓重的鼻音，掺杂着一声变调的干咳，那个苏格兰人回答说：“我患了流感，一直卧病在床。这不是我的过错。这个星期来我没去工作，一直躺在床上，你懂吗？”哀诉中颇有一种反抗的口气。

“我们给你钱不是让你生病的，麦克法兰。”

“对此我毫无办法。直到现在我仍感到身体状况很糟糕，我是硬撑着起来打电话的。再说，外面还下着大雾。”预报天气之后是一阵轻声做作的咳嗽声。皮特鲁宁听到这儿，在愤怒之余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那艘潜艇是什么时候从法斯雷思启航的？”

“三天前傍晚。”

“什么？已走了三个晚上？你还了解到什么情况？”

“我不能去问别人，对不对？只知道它是三天前启航的。”

“你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鲁宾在磁带中大发雷霆。这时，一位使馆的汽车司机正顶着风向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牌轿车走去。他那黑色的制服裤紧裹着双腿，他用手紧紧地按住头上的那顶塔帽。

“我无能为力——我患了那该死的流感，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不是？”

“那个装置在艇上吗？对此你能证实什么？”

“我听说是。”

“你不知道吧？”

“我知道。我真该死，它是在艇上！”磁带上那个苏格兰人发着鼻音。皮特鲁宁想象着这个人的模样，一张苍白的鼠脸，没刮胡髭，使人无法相信他。废物！糟朽得连生火都用不上。根据鲁宾的声音来判断，他也是这样想的。鲁宾须通过他自己（皮特鲁宁）向摩尔曼斯克^①报告此事，而他们俩又只能根据麦克法兰这单方面的情报来确定英国潜艇海神号三天前秘密驶出法斯雷思进入大西洋时艇上是否携带着“海豹”装置。

“你是在猜测，”鲁宾停了一会儿说道，“你并不能确切知道这件事。”

“我可以肯定，该死的！自从海神号带着‘海豹’进行海上试验回来后，什么东西也没从艇上卸下来！”麦克法兰此时已忘记了他那惯于卑躬屈膝的态度。“我就发现了这么多情况，任何东西都没从艇上卸下来。”

“那么它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麦克法兰的态度由气愤变得阴郁起来。

“这么说你的报告结束啦？”

之后就没有声音了。皮特鲁宁走到桌子旁关掉了放音机。然后他回到窗子旁，用手揉搓着下巴。30分钟之内，他得召见鲁宾，并要一同在5点或5点半之前就这一信号的性质做出决定，然后报告莫斯科总部并送往摩尔曼斯克北方红旗舰队司令部交司令多罗霍夫夫人。这个该死的麦克法兰和他那突然发作的流感。

“海豹”，它是在艇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海神号

^① 摩尔曼斯克，苏海军重要基地之一，为苏北方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很可能是启程前往巴伦支海去勘测苏联在北角至摩尔曼斯克之间海域新建的声纳网一事，似乎已变得确定无疑了。而要完成上述任务，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一艘不会为声纳发现的潜艇来进行，这就意味着海神号使用的正是“海豹”装置。目前，美国的一位专家伊桑·克拉克正在伦敦从事着某种联络工作，而海神号又在完成其海上试验后即马上奉密令启程前往未知的目的地。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否是事实呢？

皮特鲁宁在屋里小心地踱来踱去，他沿着带有花色图案的土耳其地毯的边缘走着，显然在专心致志地察看着自己的步子。他不停地摆动着手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搓着下巴。如果要使红旗舰队的荒诞的计划付诸实施，那么海神号就得驶抵北角。如果它驶往其他的地方，那将会使所有的准备工作成为一种时间和人力物力上的浪费。

皮特鲁宁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窗前。那些刚被拘捕到的落叶似乎在飞舞着穿过使馆的草坪，以寻求出路。他摇了摇头。海神号的目标得是“棋盘”^①。“海豹”的研制发展工作在过去的6个月中骤然加快，海上试验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的。这两点事实意味着该装置有着一项紧急使命。目前毕竟还没有其他的“海豹”系统，没有适合英国皇家海军的任何潜艇和水面舰只的。这是唯一的一套反声纳装置。只有以这一台无价之宝的反声纳设备样品去用于执行一项特殊使命。

对，他有力地地点了一下头。他要在30分钟内与鲁宾再

^① 棋盘：此处指苏联在北角至摩尔曼斯克之间海域建立的海底声纳网。

仔细地研究一次，但此时他已经决定了。他们将通知莫斯科和摩尔曼斯克，海神号正向北航行着，驶往北角。下一步就该由红旗舰队作出决定了。

于是他提醒着自己，而且在整个下午不只是这一次在提醒自己。他的下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到奎因。奎因，这位“海豹”的发明和研制者，此时早已销声匿迹，不知去向。然而，他并非被人施加了保护性拘留，因为英国情报局、以及安全局和特别任务分局都在寻找他。奎因，他比“海豹”本身更为重要——至少皮特鲁宁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在哪里呢？

猛然间，他意识到他刚刚做出的有关海神号的那个决定根本不能算是什么决定。他对此十分失望，因为那只不过是个枝节问题，一种自我放纵，对水兵来说也只能是一场战争游戏。奎因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但却无法找到他。

萨顿·科德菲尔德是座落在伦敦通往利奇菲尔德和布朗希尔斯的公路之间的一座小镇，镇内有一条僻静的居民街区，英国情报机构人员正在履行例行公事，监视着区内的一所住宅。这是战后兴建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屋，兀立在高于路基稍远一些的地方，周围是残缺的石头墙和段段篱笆栏。屋子的窗户是用铅条铸的。经过修整的常春藤爬满了正门周围的木架，就象经过了几个世纪一样，房前的几棵樱桃树在静候着春天的到来。街道上仍然透出雨后的潮湿，纤细的树干散发出绿色的光泽。例行公事，讨厌的例行公事。一位隶属于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特别分局的年轻军官正在值勤，监视着这所房子。房子里住的是奎因那离了婚的妻子。她的言行已变得乖戾、荒谬。她在一家古玩店

里当临时工。店铺是一幢整修得十分漂亮的房屋，离她家只有100码远。她现在正在店里上班。特别分局的军官将他那辆没有特别标记的福特牌汽车停在路旁，从这里既可清楚地观察到房屋的情况，又可看到进出店铺的人员的情况。他曾观察到一些衣着讲究的妇女、一对对偶尔出现的情侣、一辆小型运货车，但却毫无奎因及其女儿的踪影。奎因的女儿是在奎因失踪的同时，从伯明翰师范学院出走的。除了送奶人每天送奶、食品杂货店每星期四送一次东西、以及送鱼车每周三来送一次鱼外，没有任何人到过她的家。

萨格登感到十分无聊，他随意翻弄着登记本，重新读着两个星期来在这僻静的郊区僻静的街道进行监视的记录。他摇了摇头，然后将登记本合上扔到了旁边的座位上。他又掏出一支烟点着火，看了看手表——再过半小时，奎因夫人将回家用午餐——他坐在驾驶位置上向下挪动着身子，想要舒展他的双腿，疲倦地打了个呵欠，只是考虑到那个失踪的人会回来与他4年前抛弃的妻子进行联系，或是提防他女儿会重新出现，他和莱恩在这儿已日夜监视了两个星期。

没有这种可能。他带着一种充满恶意的满足的心情这样自言自语，似乎是要对他在伦敦的上司进行报复，正是他们把他安排到目前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哼，绝无这种可能性。这是个如此单调的工作，甚至比几年前为女王访问利奇菲尔德学校，以及公主玛格丽特在此之前在该地开办另一家学校进行的准备工作更加单调无味，当时他刚刚参加伯明翰特别分局不久。单调、呆板无趣，真让人受不了。奎因和他女儿失踪了。当然，并不是自愿的。被绑架了。或遭到诱拐。萨格登又打了个呵欠。也许奎因正在克格勃

的友好监视下为苏联人制造“海豹”。尽管萨格登宁愿对他目前的任务以及向他发出命令的人保持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但他还是为他有这种想法笑了起来。只要奎因夫人一进家门，他就可以在古玩店对面的酒店里得到一份三明治和一品脱啤酒的快餐。在那里，他可以选择一处靠窗户的位子，刚好能看见通往奎因住所的小路。无论如何，这样就足够了。当然，在那儿他还可以观察到任何停在那所房子附近的汽车，以及便道上的行人。

他不知道奎因为什么撇下了他的妻子，也许是她抛弃了他。当奎因开始为普莱西^①工作后，他们夫妻一块儿来到了伦敦。后来他们分手了。她回到了米德兰，因为他们俩都来自这个地方，同时他们的女儿特里西娅也被伯明翰的一家师范学院所录取。根据档案记载，她在学院的一年级留过一次级，当时因她在指定的日期内未提出反对理由而未能升入二年级。同时也只是由于某人高抬贵手她才免于被学院开除。现在她与她父亲一块儿失踪了。萨格登猜测，这是克格勃利用奎因的又一个手段。奎因夫人外表招人喜欢而且能干，她金发碧眼，打扮得很漂亮，猛一看只有40岁出头。而奎因，从放在萨格登那辆福特牌车仪表盘上的像片来看，并不怎么吸引人，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他们的女儿长得很动人，但看上去更具有那种学生的邋邋遢遢，而不大注重打扮自己。她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邋邋遢遢的女人，就象那些长着华丽羽毛的鸟类中的雌鸟一样。

正当萨格登揉搓着脸，抑制住又一次呵欠时，特里西娅·奎因从她母亲的住所中出来，走向小径。她关门的声音

① 普莱西，英国某电器有限公司。

惊动了她。特里西娅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汽车，她向左拐了个弯，步履轻快地沿山坡路向利奇菲尔德大街走去。她身着一件磨损的斜纹粗布裤子、一件带有一点儿泥土色的羊毛衫，一头美发蓬松凌乱。这就是特里西娅·奎因。

萨格登急忙拉开车门，特里西娅已沿山坡路走出了五六十码。他赶紧跳下车来。尽管他手里还拿着那张用于辨认的照片，但他还是不能相信他所看到的情况。他张开嘴，但动作迟缓，没有出声。然后他猛然关上车门，气愤地骂了一句。他的动作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当他发现特里西娅时也是这样。

他的脑海突然出现了一种想法。奎因毕竟可能是在乡下——那么他的女儿呢？她昨天晚上是怎么进入那所房子的呢？莱恩为什么没看见她呢？——一想到这，他略感宽慰。这是莱恩的过失——奎因又在哪里呢？他曾建议在这所空房子上贴出出租告示，但被拒绝了，因为要把这所房子接管过来需要很多手续——当他关上车门时，特里西娅走得更远了，仍然没有注意到他。

突然间，一个身着双排纽扣外套的、又矮又胖、看上去身强力壮的男子沿那所空房子前的小路向下跑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他们俩人都都在跑着，距萨格登只有20码远了，而距特里西娅也只有100码左右。克格勃，如此明目张胆，看到此他禁不住想笑。但他们的出现太突然了，以致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意识到他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等一等……”他只说出了这句话，然后便绕过汽车跳到了便道上。那个身着灰色外套的家伙一边跑一边伸出胳膊，手掌向外，象橄榄球选手一样将他挡到了一边；而那个

瘦子则绕到了萨格登汽车的外侧。显然，他们是想甩开萨格登。“站住！”他喊道。

萨格登向外一侧身想躲开那只伸过来的手，但感到那只手的重量已经落在了他的肩膀上，接着从后面抓住了他的胳膊，一下子撕掉了他的外套袖子。一只有力的拳头从他眼角一闪，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顿时感到天昏地转。

那个粗壮的家伙用俄语说了些什么。这时奎因夫人刚刚走出店铺。萨格登通过车顶看到了她。他被那个矮胖的家伙顶在车前动弹不得。那个瘦子已飞快地跑到了马路的中央。以他那种速度，即使不是个田径运动员也肯定能追上对此毫无察觉的特里西娅。

萨格登张嘴大声喊叫她的名字。那个胖子则用膝盖向上猛顶他的裆部。萨格登痛苦地扭曲着身子。他感到一阵恶心，呻吟着，头倒向一边。特里西娅听到喊声，一下子警觉了，接着马上奔跑起来。那个胖子咒骂起来，向萨格登的头部和肩部猛踢两脚，然后撇下他与瘦子一块儿向前追去。萨格登呻吟着，眼睛因刚才那一阵剧痛湿润了，但他知道他必须打起精神来，因为他的上司需要他报告所发生的一切。

这时特里西娅已跑出了300码远，但仍可辨认出她的身影。随后她紧跑几步登上了一辆刚刚开动的米黄和蓝色相间的公共汽车，向萨顿·科德菲尔德中心驶去。那两个苏联人差一点儿没追上她，而交通信号也帮了公共汽车的忙。她走了。他们没抓住她，就象萨格登没抓住他们一样。

萨格登翻过身仰面躺在地上，手还紧紧地捂着裆部，他听到奎因夫人向他跑来时高跟鞋在便道上发出的得得声。

帕特里克·海德急促地走过这所空房子的所有房间，

好象只要他表现得十分紧促，这所房子新来的临时占有者才不会感到惊骇和拘束。在一间卧室里摆着两张行军床。楼梯平台上的通风食品柜里有一块备用的亚麻餐巾。食品依旧装在硬纸盒里，大部分是听装食品。电冰箱里有一半的空间还存放着食品，其中有六瓶淡啤酒和一些瓶装伏特加酒。那两个克格勃人员一定是在伯明翰特别分局开始对这所房子进行监视之前就来到了这里。而放在屋子边上那个将近装满的垃圾箱则表明，他们几乎是在奎因刚失踪时就进来了。

海德带着自嘲的神态哼了一声。他生自己的气，生肯尼思·奥布里的气，生国防大臣、特别分局以及所有人的气。奎因只是因为恐惧才藏起来的。也许他……？他甚至可能已经死了，而克格勃只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才需要特里西娅……

不，奎因还活着，而且日子过得很好。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他这样提醒着自己。

他转向随他一同巡视了这所住宅的警察巡官，说：“目前没有任何他们的踪迹，可笑吗？”他马上使用了一种加重的口音。他平时说话并没有这种口音，但他总是习惯于以此提醒别人他是澳大利亚血统的人——因为他知道这样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同时某方面还起到了使他与他们的无能区别开来的作用。而唯一不致受到这种嘲弄的人是肯尼思·奥布里。他接着说道，“一个多么好的嘲弄，伙计，你说不是吗？”

巡官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不喜欢与来自情报界的人员打交道，更不愿意与他认为是“特殊系统”的反情报人员共事。他看不出为什么海德，作为秘密情报局的特务，能在